

抗日烽火中的江南水泥厂(上)

◆ 张志
王晓慧

南京栖霞寺是中国四大名刹之一,寺内晨钟暮鼓,香火绵延。同在栖霞山麓,却很少有人会去江南水泥厂。这座由民国企业家创办的工厂,曾经在日占南京期间,面对日军威逼利诱,没有给他们生产过一吨水泥。而是用干疮百孔、坚韧不屈的身体,救助了成千上万的难民。

开工之日进退两难

旧中国工业落后,许多东西都要依靠进口。人们习惯在这些“舶来品”前面加上一个“洋”字。当时,水泥也被称之为“洋灰”。

1928年,南京成为中国合法政府所在地。新都既定,各种建筑相继投入建设,洋灰市场非常红火。

中国水泥工业也开始了群雄逐鹿的时代。为了争夺份额,天津启新洋灰公司计划在南京投资新建水泥厂。

1933年秋,启新董事会派技师前往南京一带勘察地形。最终,董事会成员袁克桓、工程师陈范有选定了栖霞山东麓摄山渡为厂址:从地质条件来说,此地蕴含丰富的石灰石和粘土;从地理位置考量,这里南临铁路、北依长江,交通便利,并且距离安徽不远,可以利用淮南的煤炭,又远离被日寇威胁的华北。

由于摄山渡是国民政府的江防要地,要在这里圈地建厂,恐怕很难取得政府的批准。这早在启新董事会的预料之中,所以,董事会特意拉上了原北洋政府总理、时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顾惠庆入股江南水泥厂。透过这层关系,江南水泥厂获得了蒋介石的特批。



■ 江南水泥厂旧址

虽有蒋介石特批,但此地属江防要地,特批文件又被转至最高军事委员会办理。陈范有于是又给他北洋大学同寝室友陈立夫写信求助。陈立夫念及同窗情谊,随即给时任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委员、实业部长的陈公博写信,最终完成了政府的批准手续。在具体办理征地手续时,江南水泥厂为了商业保密需要,以开办“模范农林畜牧场”为名,买下了2400亩土地。

1935年3月,江南水泥厂召开发起大会,启新将建设中国最现代化的水泥厂,消息一出,便吸引了当时世界各大著名水泥设备制造商的竞标书。最终,水泥设备由丹麦史密斯公司供应,电气设备从德国禅臣洋行采购。

经过一年多紧张施工之后,1937年11月4日,江南水泥厂的所有土建和设备安装完毕,试车成功,即将投产运营。

击,但淞沪会战的结果仍旧是上海失守。11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上海同胞书声明,承认了淞沪会战的溃败。战火已经逼近南京。

战事骤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刚刚诞生的江南水泥厂也恐将遭受灭顶之灾。

怎么办?是开机出货,还是停业整顿?时局不靖,只怕出货后产品会被侵略军控制;倘不生产,巨额的投资就无法产生利润。

摆在启新董事会面前的,是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

外国友人携手护厂

启新董事会最终做出的决定是:坚决不与日方合作,并设法竭尽可能保护工厂。

1937年11月20日,董事会电示江南水泥厂:“近以时局紧张,拟暂不开工。”“同人迁往石埭(陈范有老家)或汉口(启新公司办事处),留乙、丙级职员在厂看守。”

江南水泥厂随即按董事会的指

示,组成了三个小组兵分三路疏散转移:技术人员携带大量技术资料及建厂资料文件至汉口;非技术人员和留守组成员眷属避至陈范有家乡安徽;徐莘农、沈济华等5名职员以及30余名工人留在厂里组成留守组。

由于工厂的电气设备由德国禅臣洋行提供,水泥设备则是来自于丹麦史密斯公司。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同为轴心国同盟成员,丹麦为中立国。启新董事会决定“以夷制夷”对付日本侵略者,以尚有二成设备货款未付,产权仍属丹、德为由,商请丹麦和德国两公司以债权人的身份派员入驻工厂,保护他们的财产。

1937年11月27日,德国人卡尔·昆德从唐山赶往上海,与丹麦人辛波会合后,绕道江北,终于在12月5日到达了江南水泥厂。董事会任命昆德为江南厂代理厂长,两位外国友人携手开始了保护江南水泥厂的艰难历程。

为了防止日军飞机轰炸,昆德

和辛波将德国国旗和丹麦国旗插在前后厂门,当日军飞机低空掠过时,两人便组织职工用石灰和木炭,以黑白两种颜色在地面上铺出巨大的德国国旗和丹麦国旗图样。工厂的厂牌也被更换为“德丹国合营江南水泥厂”。

在昆德和辛波抵达摄山渡的两天之前,12月3日,战火在栖霞上空燃起,局势混乱。江南水泥厂财务负责人徐莘农与镇江火车站电话联系得知日本兵已到镇江,而昆德则仍无消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徐莘农深感责任重大,为保证工厂资金安全,他自己缝了一个布袋,将金银现钞装进布袋,缠到自己腰上,与几名留守人员暂避到长江北岸的荒山野岭之中。徐莘农和同伴每天打探消息,得知昆德、辛波到达之后,欲买舟返厂却被迫折回,便冒险徒步回到工厂。见到昆德之后,徐莘农将其保管的资金悉数交给他。这笔资金对于工厂来说是及时雨,也成为了日后救助难民的资金来源。



■ 昆德夫妇在江南水泥厂的留影(由昆德夫人侄女安妮塔·昆德提供)

快递中国

——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

朱晓军 杨丽萍



41.给员工的父母发红包

有歌唱道“常回家看看”,还有歌唱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可是,对做快递的人来说,只要上岗那就成为网络一部分,网络停不下来,人就闲不下来,哪有时间“常回家看看”,连“有钱没钱回家过年”都做不到哇。赖梅松突然计上心头,我们应该要感激员工的父母,他们为中通养育了这些员工。过年时他们的孩子回不去了,中通的红包应该到。

可是,这样一来就变成中通对员工父母表心意了。对了,公司出一部分钱,员工自己再出一部分钱,这样既可以体现公司对员工父母的尊敬,又能体现员工对父母的孝敬。出多少好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最后决定每年过年前,公司给每名员工的父母出1000元,再从员工奖金里抽1000元,一并寄给他们的父母。

企业给员工的父母发红包?不仅申通、圆通、韵达没有过,其他民营企业也没有过,有人反对,一人1000元,十人就一万元,一万人就是1000万元,这个规矩定下来了,以后中通要是扩大到几十万、上百万人怎么办?一年就得给员工的父母包几十亿元的红包么?

赖梅松给大家算笔账:每人每年1000元,看上去中通支出一大笔钱,有些账是能算出来的,有些是算不出来的,谁能算得出亲情的账,谁能算出员工与父母的关系好了,给中通带来多少效益?我们是支出一笔巨额开支,可是员工的父母却收到了中通和儿女一份孝心。绝大多数员工的父母在农村,他们也可能没走出过那个乡,那个县,那个地区,他们不知道中通的规模和前景,我们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女在一个注重家庭,注重亲情,注重父母的非常靠谱的公司工作,也就放心了。中通真正把员工当成家人了,他们才会把中通当成家,才会有种主人翁的心态。中通好了,员工才好,员工好了,中通才会更好。

“快过年了,爸妈快收到红包了。”2012年,李秀花既盼望又欣慰地说。几年前,她离

开了在云南玉溪农村的家,也离开了一对儿女和年已八旬的父母,来到上海。她进入了中通,在上海转运中心操作部工作。她负责华东地区小件分拣扫描,握惯锄头的手很快就熟练地操持了把枪。

“想回家,恨不得飞回去,女儿今今天升学考试,儿子也念小学了……可是工作也很重要。”春节逼近了,她哽咽着说。

孩子想妈,她想父母,想得内疚,想得泪下。她每天都要给孩子和父母打电话,一周视频两次。女儿看见了,儿子看见了,爹娘也都看见了,孩子长大了,爹娘更苍老了。她喊一声,他们就应一声;他们喊一声,她也应一声,声声叫得心碎。她多想把手伸过屏幕,摸一下孩子,拉拉爹娘的手。

要过年了,快件多起来了,她多想变成快件,把自己寄给父母,寄给儿女,寄给老公……可是,春节期间操作部人手不够,她主动放弃了回家。几位远房亲戚和云南老乡说好了,大家在一起过年。“这样如果公司里有事,可以随叫随到。”这位几年前还不知道快递是什么的女性说。

“红包收到了……”她的母亲在电话那边激动地说。

公司一推行“亲情1+1”的福利政策,她就给家里打电话,让老公给父母办张银行卡。老父亲也激动了,孩子也跟着激动起来了,一家人都激动起来了。“这能让父母知道公司把我当家人,让他们知道我在公司很好,可以放宽心。”她激动地说。

激动的又何止李秀花的父母?

“两位老人家高兴坏了……”年近不惑的李大亮说。

李大亮的父母得到了两个红包,两份加在一起有4000元钱,也许是他们得到的最大的红包。

李大亮和哥哥李宽根都是中通的一线员工,他在中通东莞转运中心操作部机动组当组长。他家除他们哥俩之外还有两个妹妹,本来他出来做快递,哥哥在家陪父母,没想到他做得热火朝天,哥哥按捺不住了,也跑了出来,进入了中通。这下哥俩都出来了,把父母扔在湖南岳阳的农村老家了,李大亮想想就觉得对不住年近古稀的父母,他已有一年半没回去了。

40.各谈经历

进门后,豆晓波便惊声尖叫,看着董韶军大呼一声道:“你居然没饿跑,那我们还混什么?”众人都一笑,一起玩的人里面,就数董韶军和骆家龙学业不错,他要没被饿跑,其他兄弟们的希望自然不大了。不过此时可不像刚来时那么患得患失,要是落选的话恐怕连机票都省了,哥几个不用回去了,直接在滨海就业了。瞧人家鼠标哥,待人接物练就比比以前更圆滑了,进门上前就握着高远的手,殷勤道:“哥哎,哥哎,还认识我不?街上多亏您老救了我一次,还多谢您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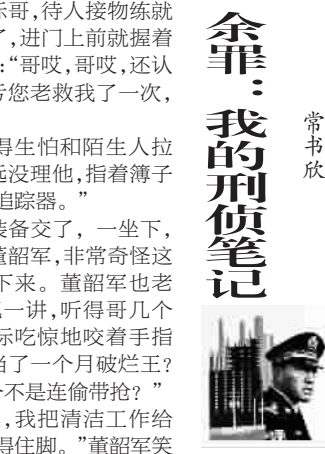
这家伙殷勤得生怕和陌生人拉扯不上关系。高远没理他,指着簿子道:“上交卡片机、追踪器。”

众人轮番把装备交了,一坐下,这四个人前后围着董韶军,非常奇怪这家伙怎么能坚持下来。董韶军也老实,把自己的情况一讲,听得哥几个不大相信了。鼠标吃惊地咬着手指问:“不会吧?就当了一个月破烂王?街上拾破烂的哪个不是连偷带抢?”

“景区不一样,我把清洁工作给他们做了,所以站得住脚。”董韶军笑着道。“那你太亏待自己了。”豆晓波评价道。“就是,扛箱汽水卖卖都不止挣这个破烂钱吧?”李二冬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管怎么样就觉得董韶军有点榆木脑袋了。董韶军反问李二冬干什么了,李二冬一笑,小声道:“我们在广告业里混,而且混得小有名头了。”“哎,对,相当于招商广告,详细的就不用告诉你了,反正你也不懂。”豆晓波得意道。

两人说话时,高远和林宇婧在一旁笑了,心道:这俩贴小广告的脸皮可真够厚的!董韶军不明所以,有点自惭形秽,回头看熊剑飞,不用说,这大块头天生就是搬运工,肯定好混饭,可个子小显得有点单薄的余罪就不好说了。他关切地问着:“余儿,你怎么过来的?”

“我……就那么过来的呗,饥一顿,饱一顿,幸亏碰上鼠标他们了。”余罪不动声色地道。这家伙天生是个谎言制造者,说得跟真的一样。董韶军那一点也不怀疑,再看鼠标时,他诧异了,惊讶地道了句:“呀,鼠标,你都戴上好表了,不会重操旧业了吧?还接济余



儿,可以呀!”

“我……那个……”鼠标一愣,表是赢来的,看着有警察在场不敢说出来,余罪却是接道:“不要老提这事,提这事,鼠标会不好意思的,大恩不言谢啊,标哥。”

余罪这么一说,越来越真了,董韶军也知道鼠标本事,羡慕中有几分不信。鼠标翻了余罪一个白眼,此时才发现余罪、豆包几个货都恢复了土鳖打扮,就他没注意这点,皮鞋锃亮、发型很潮、腕上还戴着表,可不得被人怀疑来历不明了吗。

“哟!还有比哥帅的。”鼠标抬眼时,发现新大陆了。

汪慎修来了,小汉奸愈发地白净了几分,走进大门,按例上缴着装备,交完回头时,发现鼠标拧着鼻子闻着,豆晓波细细瞅着,李二冬斜着眼瞄着,不远处余罪奸笑着。

紧接着孙羿回来了。这家伙连服装也丢了,穿了身花里胡哨的户外装,他还振振有词:难看死了,早扔了。听得高远和林宇婧直皱眉头,可不料这货很不知趣啊,混了几天学会重色轻友了,搭讪着林宇婧问着:“姐祖,你是接我回去的吗?”

这小家伙,连禁毒局的警花也敢调侃,林宇婧可不料有这个问题,愣了下。高远一瞪眼,孙羿不耐烦道:“我跟姐姐说话呢,你瞪什么眼?一看你就是没对象的光棍警察,不说也知道你荷尔蒙严重分泌失调。”

林宇婧噗嗤喷笑了,倒把高远给羞了个大红脸,可没法发作,气得他吓唬着小学员道:“坐回座位上!”

没有搭讪到,不过看到了林宇婧的粲然一笑,孙羿老大很得意似的,回坐到哥们儿堆里,开始吹嘘这一个多月的经历了。这孩子没什么心机,陪练卡丁车挣得大钱,全换成现金塞在兜里给哥几个显摆,直说今天他请,而且不吃她摊大排档,直接到帝豪,不花完不回来。

不一会儿骆家龙回来了,惯例被兄弟们追问,骆家龙大叹了一口气,直说自己是从代写家庭作业、代家长签字、代练游戏混到今天的,真没想到专业一点都没用上,全是业余爱好救命了,惹得兄弟们好一阵讶异。